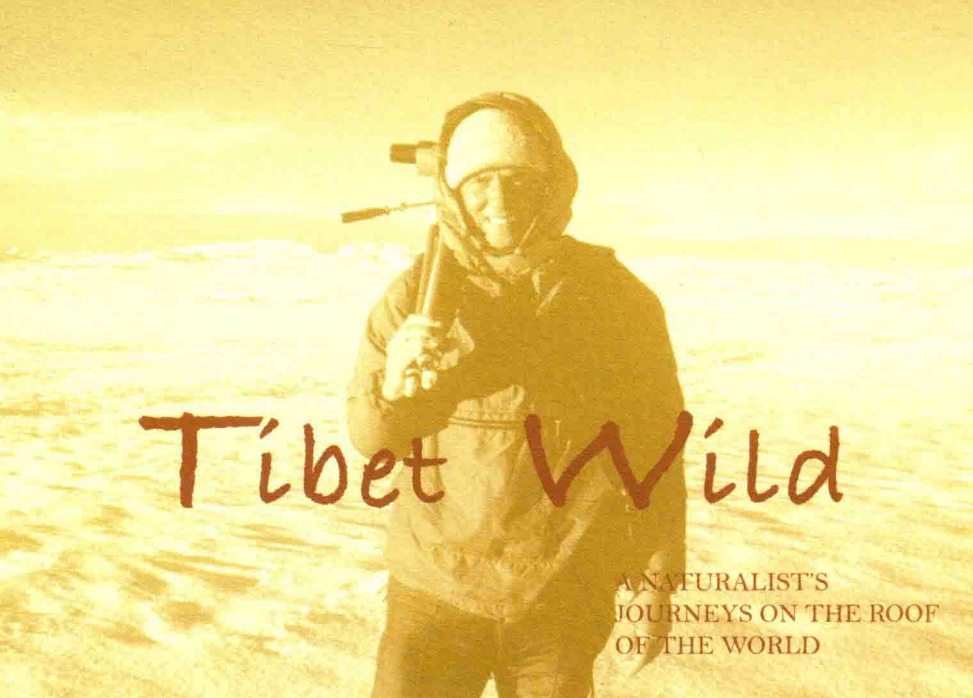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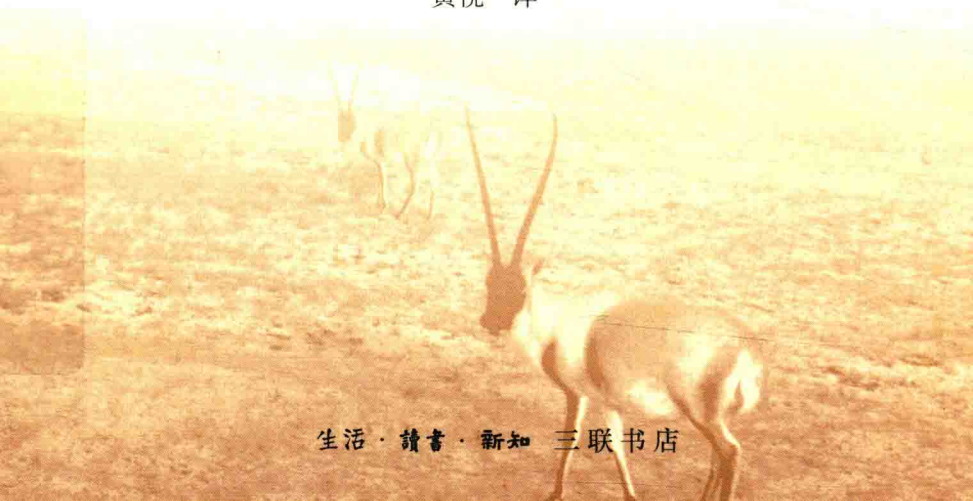
# Tibet Wild

A NATURALIST'S  
JOURNEY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 第三极的馈赠

一位博物学家的荒野手记

〔美〕乔治·夏勒 (George Schaller) 著  
黄悦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第三极的馈赠

一位博物学家的荒野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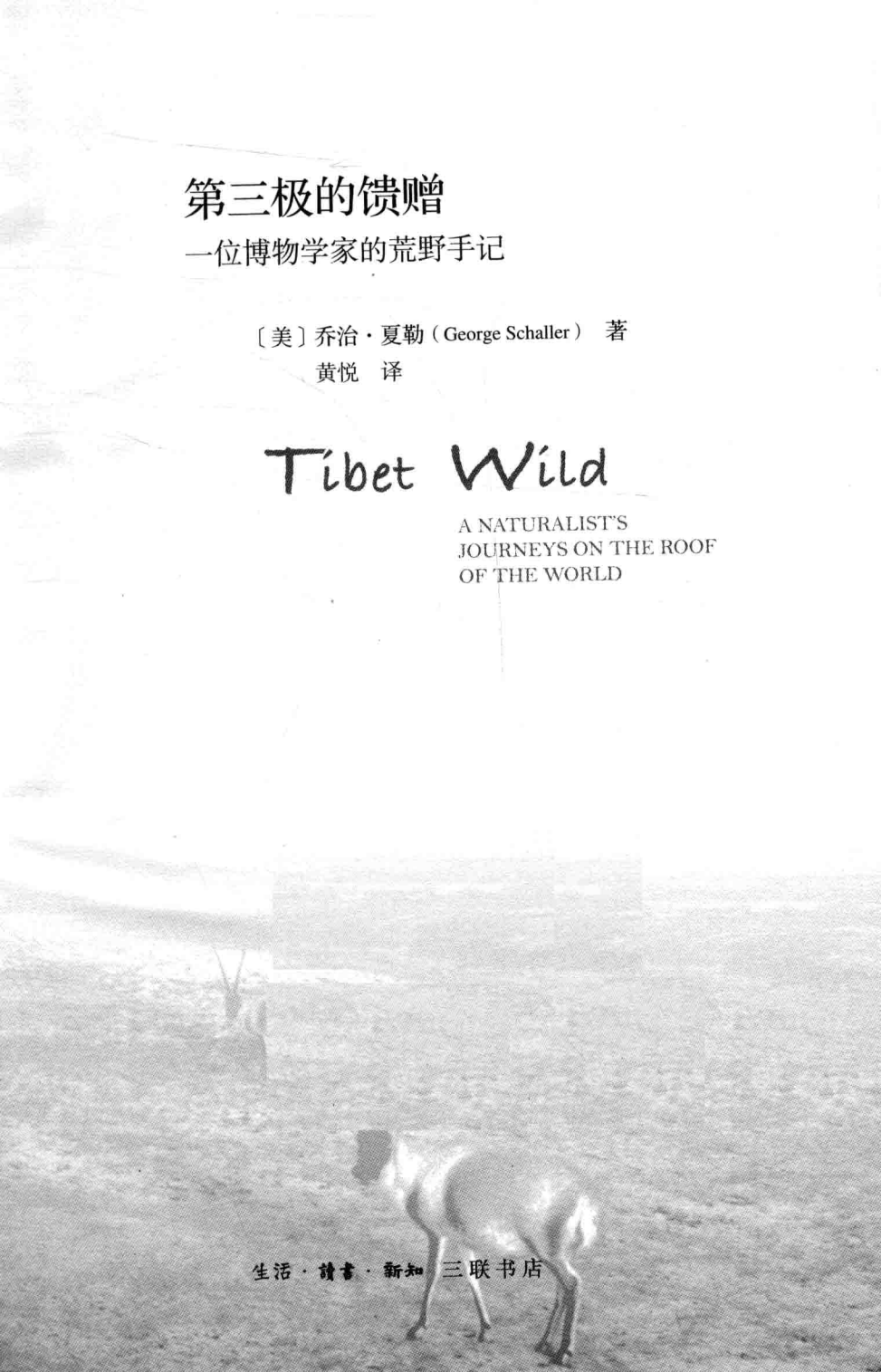
〔美〕乔治·夏勒 (George Schaller) 著

黄悦 译

## Tibet Wild

A NATURALIST'S  
JOURNEY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George Schall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sland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极的馈赠：一位博物学家的荒野手记 / (美) 乔治·夏勒著；  
黄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  
ISBN 978-7-108-05753-2

I. ①第… II. ①乔… ②黄… III. ①野生动物—科学考察—世界—普及读物  
IV. ① 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6751 号

责任编辑 李静韬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图 字 01-2013-4084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 数 288 千字 图 32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目 录

### 序 ... 001

- 第一章 我与藏羚羊的约定 ... 015
- 第二章 产仔地之谜 ... 033
- 第三章 最漫长的跋涉 ... 051
- 第四章 致命的时尚 ... 079
- 第五章 心灵的馈赠 ... 111
- 第六章 好鼠兔 ... 127
- 第七章 穿越大羌塘 ... 145
- 第八章 野性难驯的博物学家 ... 191
- 第九章 两座山与一条河 ... 231
- 第十章 进入秘境圣地 ... 261
- 第十一章 关于藏区野羊的丑闻 ... 297
- 第十二章 帕米尔的野性象征 ... 315
- 第十三章 屋子里的熊 ... 359
- 第十四章 雪豹 ... 375
- 参考文献 ... 411

## 序

近四十年来，我与妻子凯一直生活在美国东海岸，屋旁是一片枫树和松树混杂的林子。我们的房子在改建之前是一座谷仓，过去曾用来养牛和晾烟叶。一个宽敞的挑高开间占去了整幢房子的一半，屋内保留了谷仓原有的大梁。这就是我们的客厅，上层增建的阁楼里沿墙摆着书架，架上塞满了游记、随笔、史书以及我在各国工作时写下的考察记录。不过，这个房间里的主要陈设是各种手工艺品，都是些很随意的物件，买下它们是因为样子精美或别致，抑或是刚好内心某个角落被触动，每一件都是一份探险和心愿的纪念。

屋内一面墙上装饰着刚果和尼泊尔的木制面具，还有从坦桑尼亚带回的一块水牛皮制成的马萨伊盾牌。来自沙捞越的一把迪雅克猎头族小刀被挂在横梁下，旁边是一个编织精巧的老挝篮子，当地人带着它去找野菜、陆蟹以及其他野外食材。一个架子上摆着一柄巴西的石斧，一块蒙古的恐龙骨，还有一根阿拉斯加的海象牙，上面雕有海豹和一头北极熊。靠墙摆放的

一个木雕柜子来自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阿富汗的黄铜水桶被我们用来放木柴，一盏台灯的青铜底座产自印度，一张帕米尔盘羊的照片时常让我忆起在塔吉克斯坦做的研究。

回想因工作到访过的所有国家，我为中国项目投入的时间远多于任何一个地方。1980年，我应邀加入一支中国科研团队，针对大熊猫展开为期四年的研究，这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的一个项目。项目完成后，我在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上开始了野外研究，被当地的明媚风光、野生动物以及藏族文化深深吸引，工作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我们的房间里铺着西藏地毯，一张大幅的唐卡装饰了一面墙，画中是大慈大悲的女神度母。七个上了漆的糌粑碗，造型和图案都很美，被我们用来存放大麦粉，摆满了一张桌子。在一个架子上，摆放着一个转经轮，一个很小、但声音很清脆的响钟，一只装酥油茶的杯子，还有一个香匣，上面雕有两只雪狮，绿松石雕成的鬃毛似迎风飞扬，让我们想起西藏的雪山。一张拍摄于一百多年前的巨幅黑白照片上，布达拉宫矗立在山丘上，俯瞰着拉萨城外的田野和群山。

青藏高原牵动着我的心，尤其是羌塘——北方的广阔原野。羌塘，一个有魔力的名字，让人脑海中浮现出那份特有的孤独，空辽，寂静，荒凉，一个无法亲近的地方——然而它的美正是源自于此。第一次去羌塘之前，曾有很多年，我一直渴望探索那里的秘密。早期西方旅人的记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摊开地图，用手指在上面一遍遍追溯他们走过的路。羌塘不对外国人开放，那里没有公路，几乎没有人烟，因为难以企及而更让人向往。1984年，我终于有机会走进这片广袤高原，这一区域不仅覆盖西藏自治区北部，还包含青海省西部以及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南部边缘。截至 2011 年，我已造访羌塘 26 次，在那里度过的日子总计约有 41 个月，这其中不包括我在西藏东部及中国西北部的帕米尔山区所做的野生动物调查。

我原本就喜爱那些偏远而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在西藏北部的羌塘以及青藏高原的其他区域，栖息着多种大型哺乳动物，没人研究过其中任何一种，它们的生活习性完全是谜。中国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曾遭受重创，我在研究熊猫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由此想到，不知其他动物现状如何。我最关心的是青藏高原上的几种动物。我希望能深入研究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及这片高原独有的其他哺乳动物。中国国家林业局（当时叫作林业部）起初提议，请我调查雪豹的分布状况。我做了这项工作，但我的注意力很快转向了藏羚羊。这种动物的神出鬼没引起了我的兴趣，它们总是转眼就消失了踪影。要保护一种动物，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动向。那时的我并未意识到，为了这项工作，我们将要耗费多少年光阴，要投入多少心血和资金，要在渺无人烟的地域走多少路才能大致了解藏羚羊的迁徙模式。

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投入这一项目，说得更具体一点，作为一名专注于保护工作的生物学者，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搜集客观资料，并且是大量资料，因为这是唯一可靠的研究工具，而从根本上讲，保护工作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我不会贸然解读各种数字、测量结果及统计资料的含义，但我希望能广泛搜集零散的事实，从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和规律，从而勾勒出羌塘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架。然而世间万物并非一成不变，无论动物种群还是一方文化，莫不如此。我知道我所做的工作只能

代表一个时间段，记录了此前不曾有人看过、往后也不会再有人看到的信息。我的资料在这片大地上划下了一道历史基线，绵延三十载，可供未来的研究者回溯过去，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对比。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正迅速改变，这类基础知识的积累因而更显紧迫，分外重要。

竭尽所能了解藏羚羊——这成了我个人执着追求的目标，几乎沉迷于此，我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工作也因此有了方向，得以延续。在亚洲，像这样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已所剩无几，在规模上仅次于蒙古东部草原的百万黄羊，留住这一奇观无论对藏羚羊、还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尚未有人投身这项研究。我很幸运，藏羚羊为我创造了机会，可以去探索很少有人看到的地方，同时研究一种鲜为人知的动物。其实我不太像重视技术和数据统计的现代野外生物学者，倒更像是 19 世纪的博物学家，用笔和纸细细描绘大自然，只是我对过去学者热衷的标本搜集工作没有太多兴趣，我只想用心观察动物，保护它们。

去了解一个依然健康、有生命力、面貌多样的地方，一个没有遭到人类破坏的地方，这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不同于我先前做过的工作，例如到沙捞越研究最后的红毛猩猩，或是在老挝寻找中南大羚，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一个生态系统中所有充满生机的动物和植物。近几十年的生态保护重点是生物种类丰富的雨林，而覆盖了 40% 陆地的草原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草原同样是生物宝藏，有它们的美、多样面貌和独特之处。塞伦盖蒂稀树大草原和蒙古的干草原都能让人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地域风情，情不自禁地与这片土地、与草原文化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共鸣。在羌塘，有一片超过 77 万平方公里被遗忘的土地，其中三分之一无人居住，整个地区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加利福尼亚州，或法国与意大利的总和。在这里，生态保护、开发与牧民生计之间的矛盾正等待人们去解决，且生态保护工作无需局限于某个一般规模的保护区，而是可以在一片广袤的——比许多国家还要大的——土地上展开。若能坚持推行良好的管理方针，以坚实的科学、合理的政策以及地方支持为基础，利用当地居民的传统知识、兴趣和参与，就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我第一次去考察时，羌塘已开始迎来变化，在那之后更是加速改变，更多的公路，更多的住家，更多的牲畜，更多的围栏，再加上新的土地使用政策——这一切都给这片土地以及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带来了巨大冲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大多数家庭搬进了固定居所，不再住游牧帐篷，马匹也被摩托车取代。牲畜大都养在各家圈起来的小块区域，而不是在公用的牧场上，由此导致了过度放牧，同时限制了野生动物的行动。当前的生态保护目标一如既往，即正确管理草场、牲畜和野生动物，实现动态平衡，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几十年来的变化为这项工作增添了难度。我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动。这里的人口和别处一样，也在不断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设定限制的必要性，规范土地使用的必要性。部分区域应划为严格的保护区，禁止人类闯入，让植物和动物们在里面依照大自然的安排繁衍生息。羌塘北部的大部分区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至今人迹罕至，正需要这样的全面保护。其他区域则需要与当地社区合作实施管理，将牲畜数量限制在可持续发

展的范围内，并注意监控野生动物，以减少冲突，同时严格规范开发建设。现在重返羌塘，我仍可以在眼前的景色中看到昔日风光，因为相对而言，这里还没有太多地方遭到人类活动的毁坏。我的任务，我所热爱的事业，就是帮助羌塘留住它的美和多样的生物资源，通过精心的、睿智的管理，经受住往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岁月考验。

我的梦想是当地居民能够珍爱并照料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为其他目的，只为维护这片大自然的健康与美丽。我该如何将自己所学所感传递给其他人，与他们的信仰、情感和传统相融合？一位藏传佛教领袖曾说：“归根结蒂，拯救环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佛教强调关爱怜悯世间一切生灵，这片土地上的信徒因而更容易接受环保理念。人类似乎患上了一种精神绿内障，眼看着环境日益恶化，威胁着自己的未来，却仍旧执拗地破坏大自然，撕裂大自然。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上讲，生态保护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每一个心存守护意愿的人都必须在重重阻碍中努力前行。尽管如此，我仍在青藏高原看到了进步，仍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生态保护是一段漫长旅程，而不是一个终点，我在羌塘及周边地区投入的多年光阴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国考察队完成了重要的初期工作，统计记录生物种类，在地图上标绘其分布；我和我的藏族、汉族伙伴们则是带着不同的任务来到这里。我们不只是来探索新知，同时也希望能传播理念，给当地带来启发，向世界展示羌塘以及地球这个角落的多姿多彩。我们成为见证者，努力帮助周围的人们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我们积极推进保护区的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划出受保护的区

域，因为这些地方大都住着牧民和他们的牲畜。羌塘的大部分区域现已被正式划归为这样的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取得的一项耀眼成就。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敦促政府注意，有人为获取优质羊绒，正大规模屠杀藏羚羊，结果这种动物受到了远比过去好得多的保护。最重要的是，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各级政府、民间组织以及许多地方社区的高度重视。我虽然仅参与了一小部分工作，但始终关注着这一切令人赞赏的进展，并继续为这里的生态保护事业积极出力。

“然而毕竟往事已矣，我的时代已成过去。”17 世纪的诗人约翰·德莱顿曾这样写道。现实确是如此，但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无法抗拒内心向往，一次次回到这片孤寂的无垠高原。每一次踏上探险征程，我都像蛇蜕皮似的抛开自己的过去，专注于人生新的篇章。我全身心沉浸其中，无从知晓这里的工作将持续到何时；我还在不断规划新的课题。不过，它终有一天将悄然落幕，一如所有成功的项目。

近些年来，我疏于撰文讲述我们的工作，只是偶有学术论文或科普文章发表，大都刊登在《动物学报》和《中国西藏》等中国期刊上。我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是写给大众的《西藏生灵》（1997 年；中译本 2008 年，湖南教育出版社）以及偏重学术性的《青藏高原上的生灵》（1998 年；中译本 2003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然而在那之后，我们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我每年都要去中国，去羌塘、西藏东南部，以及中国西部与邻国交界的帕米尔高原。

这本书就是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有观察所得，也有回忆感悟。十四章内容中，有八章与羌塘有关，藏羚羊是其

中几章的主角。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写前面几本书时，尚未找到迁徙种群的产仔地，在藏羚羊保护工作中，这是首要的、也是关键的目标。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其中两处产仔地，旅途的艰辛和见到新生幼仔的欢喜都是值得记录的事。在这些章节中，我讲述了野外工作的收获和令人兴奋的一面，同时也希望能真实呈现我们的日常工作状态。为此我着重描述了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例如汽车一次次陷入 7 月的烂泥中，大家在海拔 16000 英尺（约 4877 米）<sup>①</sup> 高处忙着挖泥救车，还有夏日的暴风雪，冬季被冰霜覆盖的帐篷里零下 34 摄氏度的气温，以及一连几个星期天天扎营拔营的枯燥乏味。旅途中的藏族、汉族、维吾尔族伙伴们在这种条件下表现出的坚韧意志和敬业精神，让我由衷地钦佩。

为动物保护而展开的斗争往往要面对人类的贪婪，藏羚羊就是一例，它们的优质羊绒可以织成沙图什披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全球各地的富人奉为时尚象征。藏羚羊因此遭受屠戮，数量急剧减少，人类为保护它们付出的努力，以及此后这一种群的缓慢恢复，构成了一个亵渎与救赎的完整故事。我在这一章中讲述了一种动物的处境如何能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看似安稳无忧落入濒临灭绝的境地。这件事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永远是安全的，一个国家若是珍爱某种动物，就一定要时时监控，用心守护。

在青藏高原的大约 150 种哺乳动物中，我对藏羚羊进行了

---

<sup>①</sup> 原书度量单位均为英制，为保中国读者阅读顺畅，在中国境内的相关统计数字均改用公制计量，后文不再说明。——编者注

最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也希望更多地观察了解稀有的野牦牛，它们是大群家养牦牛的祖先，在我心目中，它们的身影是羌塘荒野的标志。但是为了藏羚羊，我必须继续前进，去往野牦牛已被赶尽杀绝的地方，或是它们不喜欢的栖息地。在这本书中，我还写到了羌塘的另外三种动物。其中一章讲述了娇小可爱的鼠兔，它们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但却遭到大批毒杀。其二是强悍而难得一见的西藏棕熊，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冲突正日渐增加。还有一章讲的是雪豹，它们似乎无处不在，却极少露面，如谜一样的幽灵般伴随了我几十年。

我们也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进行了野生动物调查。西藏东部地区有迷宫般林立的险峰，有世界上最深的峡谷，呈现出全然不同于羌塘的景色，反差鲜明的地貌让我为之着迷。我在这里的湿热环境中体验了被蚂蟥关注的滋味，也探访了佛教的圣地——秘境白马岗。我们在这一地区完成了两次长途穿越，了解野生动物状况，评估建立保护区的可能性。

西藏盘羊是青藏高原上一种罕见的动物。我很少看到它们，对其生活认识不多，对它们的死却有了不少了解。狩猎爱好者怀着一种愚蠢的欲望，争相猎杀角最长的公羊。我在书中讲了一个与我有些许牵连的事件：四名美国猎手带着猎获的战利品回国，结果引发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这桩持续数年的丑闻中，有草率的科学研究，有欺骗，有政治阴谋，最终导致一些人和机构名誉受损。

青藏高原时常被誉为“世界屋脊”，西边的帕米尔则可以说是由此伸出的露台。青藏高原与帕米尔高原之间的喀喇昆仑及昆仑山脉险峻陡峭，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分布。雪豹在山中各处

栖身，藏民也曾如此。藏野驴、藏羚羊和藏原羚未能扩散至帕米尔。西藏盘羊栖息在青藏高原，另一个独特的盘羊亚种——帕米尔盘羊则栖息在帕米尔高原。这种威风凛凛的动物是所有野生绵羊之中体型最大的，它们四处游荡，跨越几个国家的边界。要保护它们，妥善实施管理，需要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以及中国携手合作，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四国联合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公园或跨国界保护区。我在这四个国家都做过考察，去过其中一些政局动荡的地方，在后来推广和平公园理念的过程中，我又有不少有益的收获，最重要的一点，是懂得了忍耐与坚持。



身为博物学研究者，总归要面对这样的矛盾：一边是舒适的生活、爱人的陪伴和安定的家，另一边则是高山原野间的种种艰辛。在不受人类干扰的环境中观察帕米尔盘羊，我的心中充满愉悦，一阵阵喜不自胜。听闻某国政府接受我的建议，设立了一块保护区，于我而言便是心灵的抚慰，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但是为了探索大自然，我也放弃了太多——包括安稳的生活、朋友、与我所爱的人相伴。在野外，工作不顺利的时候，真正能让我倾诉的人唯有我的妻子凯。我的家人曾陪伴我在野外度过多年：最初在刚果的时候只有凯，后来在印度、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时，多了我们的两个孩子，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在中国和蒙古的时候，我的身边又只剩下凯。她不仅仅是我的工作伙伴，一个热爱野营生活的人，她还为我编辑整理手稿（包

括这一部)，养育了两个让我无比骄傲的儿子，在方方面面给予了我无法计数的帮助。但在这本书中讲述的大部分旅程中，凯因为身体缘故未能与我同行，只是在我的心中一路相随。我想念有她的日子，她总是在帮助我，鼓励我，让我重新燃起工作的激情，与我分享点滴回忆。长时间分别时，爱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桥梁。我知道总有一个人在等我回家，这是一份幸福的礼物，来自我的另一半。天各一方时，我们各自承担着艰难的重负。然而我们的生活仍在继续，日夜轮转，相聚别离，犹如爱与怜悯凝聚而成的曼陀罗。

本书各章讲述的研究项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许多人、许多单位的支持，对于他们的协助，我唯有致以最真切的谢意。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即书中主要讲述的地方，多年来，这个国家的慷慨馈赠让我难以回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鼎力相助的西藏自治区林业局领导阿布和卓玛央宗、青海省林业局的李三旦和张莉，以及新疆林业厅的朱福德和史军。书中还提到了我在另外一些国家开展的工作，尤其是与中国接壤的各国，包括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蒙古、越南和老挝，在此对这些国家一并呈上我的谢意。对于我们一路遇见的许许多多热心人，从牧民到农夫，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工作者，我更要特别道一声谢谢。90 年代中期以来直接参与我们考察行动的人，我在书中基本都提到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三个机构的支持至关重要。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隶属于纽约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SC），学会在北京设有办公室，由解炎任项目主任。威廉·康韦、约翰·鲁滨逊以及学会的其他人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让我到世界各地的

荒野中追寻自己的梦想，为动物保护工作出一份力，也由此丰富了我的人生。2008年，我还加入了大猫基金会（Panthera），这是一个专门致力于保护全球野生猫科动物的非政府组织，主席艾伦·拉比诺维茨是我在野外工作中的老朋友。另外，我在吕植主持的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有职务。在中国进行的所有研究工作均得到中国国家林业局全力协助。我们还与位于拉萨的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以及西藏农牧科学院合作，获益良多。

近年来，研究项目离不开各基金会及个人捐助者的支持，我深深感激每一个人对我们工作的信任。这其中包括利兹·克莱本-阿特·奥滕贝格基金会、阿曼德·厄夫基金会、朱迪思·麦克贝恩基金会、巴塔哥尼亚公司、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霍克慈善信托基金会以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the European Union-China Biodiversity Programme）通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资助了西藏的一个项目，我也参与了工作。伊迪丝·麦克贝恩、安妮·帕蒂、达里恩·安德森等许多人都为我们慷慨地提供了帮助。

还有三个值得特别一提的人，她们多次与我一同踏上旅程，为研究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展现出她们的友情、奉献精神、适应能力和顽强意志。康霭黎，过去十年里六次与我同行的工作伙伴，来自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协调学会在中国西部开展的野外项目。吕植，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是非政府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主任，

以她的远见卓识积极行动，在青藏高原创建了几个社区主导的保护项目。我们在羌塘两次合作考察，并在西藏东南部两次同行，她还负责监督指导西藏棕熊研究项目。贝丝·沃尔德，作为摄影师为我们的两次阿富汗考察和两次塔吉克斯坦之行增色添彩，用图片细腻地呈现了当地的山峦、动物和人民，为宣传我们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起了更多人对这些地区的关注。

乔纳森·科布以卓越的专业能力和敏锐目光，怀着浓厚的兴趣为岛屿出版社精心编辑原稿，对这本书做出了极大的改进，对此我不胜感激。我还要感谢凯西·泽勒为本书准备地图，迈克尔·弗莱明出色地完成了审稿。为我的动物保护工作提供帮助的人们，大都已在书中提及，但除此之外，我还要向卢克·亨特、戴维·沃特尔斯、丽贝卡·马丁、玛加丽塔·特鲁希略、丽萨恩·彼得拉卡、孙珊以及唐娜·肖致以谢意。

这是一本从个人角度撰写的书，以我的观察、经历和感受为基础，讲述了科学研究、生态保护和探索发现。有时我表现得不太友好，有时情绪激动。若是由我的伙伴们来写，无疑会有不同的叙述。但我希望强调，我们在工作中是一个融洽的团队。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阻碍，我们都会努力去克服，最终带着真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安然归来，彼此间友谊长存。

乔治·夏勒

于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

2011年12月22日